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

宋 胡仔 撰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
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
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
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

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
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
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
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
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
疏欲附南京通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
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

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為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為何說

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止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為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

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
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
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
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其微文謗
訕天乎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放榜韓秉國呂
惠卿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訐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
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冲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

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問他卷所在他者佃卷號也擢第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茗溪漁隱曰唐昌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為盛名聞天下玉蕊花尤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載王

建詩云一樹龍髯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
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
觀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
盛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
繡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出於衆從
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
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
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舉轡百

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
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
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續仙傳
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
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色
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
花天下奇絕常聞汝能開頃刻花此花可副重九乎曰
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

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閬苑今為道者開之
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
信歸閬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寂無詠此花者惟東坡
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
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光發
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安得道
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

說載事好為附會以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
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藥花則言
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據遺云蜀州
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
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
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豈非神仙
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
暮於松竹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黑殘雪

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
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
寒襲人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梅花樹下上有翠羽
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怪誕
無可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雌黃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惟此
一株故好事者剏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公詩維揚一
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比觀晏元獻集有翰林盛

諫議借示揚州后土祠玉蘂花詩序云此花因王禹偁
更名瓊花案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故晏集
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蘂瓊房綻蓼風又紅
梅花詩巧綴瓊綻色絲三千宮面宿胭脂又紅蓼詩
絳英瓊粒傲霜前冷落池臺亦自妍又泛濠至祁氏園
詩素花皎霜雪紅艷比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蓋
欲辨証世俗之謬案許慎說文亦以瓊為赤玉然瓊花
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歟又王彥輔塵史云說

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煇鵠鷺定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等句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叙幽居之趣蓋以文為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安登高云江涵秋影鴈初
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
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
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
故言紫微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篷底卧秋江又憶
齊安郡云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
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船背雨又云平
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風

茗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簷楹欂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敞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畧云我兄和冲塞剛

立柔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廖豈以吾
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清穎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
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傅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
更為擇勝閣銘而書之不知者乃以為傅朋作極可笑
也

茗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筆力少而
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
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

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為詩精鍊華妙不見
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
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
論矣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畧云園之北因
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
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
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

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淮水
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
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
可喜也鑿齒與弟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
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
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
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睇城邑懷
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睇魚梁追二德之

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策躊躇慨然而泣曰
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
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璫璫常流碌碌凡士焉足
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
東曰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
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
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

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胃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
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
復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
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教語

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尚陳中聖
之觴厚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為中
的

茗溪漁隱曰次韻沈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無肉玉池
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艷玉池
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鵲沒處青山一
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
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益得意也

東坡泗州大聖傳云和尚河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
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河國余在
惠州忽被命謫詹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語余

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
尚告別沈問所往荅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
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
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
夙世有少緣契乎荅溪漁隱曰參寥有詩誌此事云臨
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
公盛德未全衰

荅溪漁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

授首於劉項余按史記二世為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
王漢王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
非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頴之於隋文言聽計
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
哉余按吳志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易太子權不聽因
憤恚卒又按北史煬帝以高頴謗訕朝政誅之二人非
孫權隋文所殺其牴牾如此子由譏司馬遷作史記淺
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

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遊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

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
破天荒錦衣今日十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茗溪漁隱
曰冷齋夜話載此句乃云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崖從此
破天荒遂以姜唐佐為朱崖人附會為說今當以子由
詩為正也

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
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
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

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已荅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四客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然而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詞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

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紆桃李晁論嶭崢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復齋漫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東臯雜錄云李鴈方叔祭東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
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
氣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

宋 胡仔 撰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
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
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
加點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

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
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明玉寒光零亂為人偏照醺
醺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
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
孫郎微笑生來聲歎霜竹苔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
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方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
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山上如畫一時多

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
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游皖樂山谷寺
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
不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已呼山谷為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真詩
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真詩亦云但

見金華仙伯語筆端丘壑飽經心茗溪漁隱曰葛洪神
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
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後隨
一道士歸初起見而問曰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兄
往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為羊後易姓為赤松子
不知無已呼魯直為金華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黃
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

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
古有之矣

茗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
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
以為異書耶

茗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荅詩有煎
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荅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
文君對相如政當為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官亭湖錄異

傳云廬陵歐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為
禮積數年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
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
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嗽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
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語本出魯
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

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芑溪漁隱曰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為好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

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為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苕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

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姪欲飲酒食肉設復
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衆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
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
渴愛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
年剛制之常懼作灾怪連臺盤拘倒故人不相貸誰能
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
涯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欲嗔主母惜稍慧女兄誇
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獐見貽二首云何

處驚鷹觸禍機煩公遣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羈
飯寒薤得解圍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劇甘肥果
然口腹為灾怪夢去呼鷹雪打圍傳云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為易乃近於人情也
東臯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窓秋雁斜
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厭改
也

茗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

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
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
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觀詩
意皆是言明皇末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還居
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居甘露殿繼流高力士于巫
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
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
父子間不知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別出何

書也魯直以此配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正為
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鵑
詩有為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為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
也或云魯直盖用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
元結果何預焉如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
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
禮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
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為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為病蓋李遐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苕溪漁隱曰余遊浯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為正不知子蒼亦

何所據而言邪

東臯雜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

苕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與浯溪崖石政相類人因呼為石照蘇黃門嘗題詩云雲開石照政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

白鬚多

茗溪漁隱曰予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為郎罷呼子為
囡顧况有詩云郎罷別囡囡別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
郎罷前乃知顧况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
從蘇公詩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
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皆
用顧况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隣家有酒邀皆去得意

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脩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晁無咎詩雞蘇胡麻留渴羗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拾遺記晉有羗人姚馥字世芬充園人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但言渴於酒羗輩呼為渴羗也

茗溪漁隱曰真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槃厚五尺許云穿此槃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

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畫
馬詩云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遨令人瘦即前事也
北史云齊高歡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
詔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沙茫
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闕圖詩云想得陽闕更西
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殊有所本也

苕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
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

開湖中凡千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

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又文昌
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說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
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人同行小
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
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帆狀其
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故呈
孫莘老詩云覽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
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

事以擬之大為切當

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
小詩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
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
髮舊山修水異日同歸處尊壘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
不成句已斷離腸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
堦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
陽關雲外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別恨朝

朝連暮暮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
景小窓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和云綠槐烟柳長亭
路恨耿耿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
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
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復齋漫錄云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
日十二憶苦心無間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
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茗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冰沈為骨
玉為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
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磬而成色故名山磬
海岸孤絕處補陀山澤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
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茗溪漁隱曰余閱華
嚴經合論云觀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華山觀
世音菩薩居之為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

甚香山谷所言即此事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斲
笋看上翻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
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
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笋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
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
明年筍莖交出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
姿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

翠筠纖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
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蠶辰瓜滿百區
復齋漫錄云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
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故荅公益春思
云草茅多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竅為得
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二

宋 胡仔 撰

山谷下

茗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實之舊居余往歲
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
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
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崖傍闕 通大道玄關

掩中黃古朴宮殿

闕

偃亞松桂香洞戶漏夕月木罅生

闕

陽疊齒上層巔露井連曲房斷壁橫廣幕矗石排吟

闕

蟄痕燕穴空乳溜虬鱗張清泉弄春闕靈草經冬芳

自笑老倒容誰

闕

刀圭霜金版佩上籍玉音歌洞章

闕

夜森立絳節朝飛揚咫尺仙路高喧囂機世忙浮埃

走車馬奔迸多事場真地擁烟霞根本無為鄉不到久

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鏗華鍾所得心耳涼太史詩二

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斷俗子塵春蛙秋

蠅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
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
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
顯不得雄文鑱翠珉其二云
澹山澹姓人安在徵君避
秦亦未歸石門竹徑幾時
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
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
衣
閬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
岩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
論書以為書之盛莫盛於
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
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
手陳遊環等皆有之蓋唐之
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

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為耳

茗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岩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時之絕山谷云李

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
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
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
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
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家
藏側理數幅冰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窓斐几開卷
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
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

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真不虛美矣
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
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
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
其書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
余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忠
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
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

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邇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

彷彿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
荆公嘗自言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
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
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
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
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于季海季海
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
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

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
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
盧蒲瑩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
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
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
海所乏者韻爾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
奇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
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

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予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可謂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峰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

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揚方駕則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軀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余不甚

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輦小草亦頗有高韻雖
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
快劍斫陣強弩射闕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力亦窮于
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祕閣續帖劉無言箋
題便不類闕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
紹之矣余居苕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
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
論具著於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
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羣
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
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鐫石于
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
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
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
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

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
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
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
坡嘗跋之云壘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
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
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
軒渠也藏真又有十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
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

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
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
人書評䟽于後見東坡于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
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輩所藏君侍親平涼始
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
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
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
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

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個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
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
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
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
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
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
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
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

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
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
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李杜有
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
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
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
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
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

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
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
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
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
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楊監
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
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
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

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

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

旭蘇州人也

逸氣感清識楊

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茗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

為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

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

即為惡客山谷又一絕云破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

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間携惡客來

復齋漫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
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櫚葉風微鹿養麋所自
苕溪漁隱曰山谷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櫚葉風
微鹿養茸非麋字韻復齋誤矣

苕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是言也
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
二亭歌絕去數澤之羅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
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藝苑雌黃云宿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
予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嘗讀老杜課伐木詩序
云維條伊枚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闕是補則旅次於
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焉牆實以竹
示式遏為虎近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不知
山谷用此意否

復齋漫錄云薄薄酒云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扑之
戮乘人之車可加以鐵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妾聞之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庵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今庵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庵字為有依據苕溪漁隱曰廣韻云庵小草舍也菴菴蘭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庵園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蘭草名或作菴魯直以菴非

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全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為菴字耳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袪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施鈎涅槃經謂之罽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考之字書則曰鞦韆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宮

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為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鵲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衮衣裳魯直皆用其語詩云荻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曾中五色線平生補衮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假借書籍云借一癡借

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
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啗還書二啗後人更生其辭至於
三四因訛為癡焉緇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啗其
義畧同或曰傭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廣韻云
甌丑饑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甌
則借書一甌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
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盖此
物也山谷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鑠魚莫

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君又一鷗然則借書一鷗用鷗字為勝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叙而言叙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

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
廣武雖云晚計太踈畧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
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
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剖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
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許彥周
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
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
薄於德矣東坡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

用事當如此向背

苕溪漁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
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
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
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
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泊寫真詩耳淡泊
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爾俱為未了人

苕溪漁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
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又云復
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
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羣公又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諛甚悉以
大相呼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
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
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

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漫錄云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畧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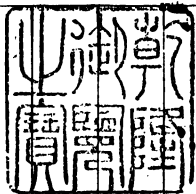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

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
仝子氣骨不相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
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

家更覺其工

王符傳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又欲

彰顯其名故號潛夫論晉周顒字伯仁母絡秀少時
在室顒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
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
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
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後生
顒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謂顒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
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
顒等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為万雅之族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至
五

詳校官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_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

秦太虛

宋 胡仔 撰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遊客馬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為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

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沈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沈香與夫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茗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

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
連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子由和云
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
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
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為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滕州晁
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

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
猶相對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盖人已去詞空在鬼園
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沈海中云醉
卧藤陰盖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
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
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
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
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

荅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
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
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
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大有
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苕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
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

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
不可顛倒也太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
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
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
云却憇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
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
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
盡一帶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瞻

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吁嗟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為鬼邪殊不可曉也若以為元撰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尚可庶

幾而少陵之四句孤韻出塵非元所能道也茗溪漁隱
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九首皆擬古人如韓
退之李賀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
韋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
閒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誰
道義市朝衮衮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
笥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為韓膺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

會稽一日語似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
杌檉危中壘高聳塚中雛未知後成篇否茗溪漁隱曰
玄恠錄云巴印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
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
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
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
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每
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洞庭春色賦

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清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擿也

陳履常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

蓋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已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已作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倒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駛艷發殆不類其為人無已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于開府而此詞清駛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苕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苕溪

上才獲復齋漫錄見無已小詞因筆之

苕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共相脗合豈偶然邪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金薄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已立春詩云巧勝向人真耐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苕溪漁隱曰余閱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

鏤剪金薄為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以識新歲更始所
云止此即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齊以無已
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誣甚
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
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家家剪綵或鏤金薄
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為華勝像瑞圖
金勝之形引釋名華像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

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誠曰每見時人月旦
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
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繒加飾珠翠或以金銀
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
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丘園無起日江漢有
東流近世詩人罕匹其儔

苕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尚書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

蟬當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鍪對
曰貂蟬生于兜鍪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
當臨邊然頗牧出于儒林古人以為美談履常之言殊
覺非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
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
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
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羈懷悞作愁則全不蹈

襲也

復齋漫錄云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
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雁凡物有羣而孤者
皆然何獨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
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梁少
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
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大非前句可及當
以張君所記為失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
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
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
出鞦韆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東
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
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

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雨順雅如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
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
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
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
天生好言語

苕溪漁隱曰無已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
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

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
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
之言殊過譽也

茗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于小詞舞低楊
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媿六朝宮掖體無咎評
樂章乃以為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
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慙
慙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

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
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詞情婉麗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
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
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
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
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

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

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

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
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
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
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
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茗溪漁
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
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
之詩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

自量正為此輩發也

東臯雜錄云予昔為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携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個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畧晁無咎同登科明畧所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

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
有意而莫傳也因為下水船一闕云上客驪駒至鸚喚
銀屏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
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
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悵悵意空作
江邊解佩情何寄

張右史

復齋漫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

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峯詩耳郎詩云河陽飛
鳥外雪嶺大荒西

復齋漫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
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文
潜用其意別為一詩云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
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
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
獨難

苕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句也備成集中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清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苕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

云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
颺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駑駘秦
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推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
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艱難濟
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
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文潛得意筆
也

溪堂居士

復齋漫錄云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
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
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
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
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
為苦因以泥塗之

復齋漫錄云晉許遜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
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

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塔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揺撼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皺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熟

醅醕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
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饑鷹夜歸
岩冰春拆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
森然不覺令人神慢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
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之
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世以為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
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

已則東坡盖不以善詩待苦叟邪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于世矣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

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東坡詩
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發明殆盡萬
斛泉流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
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
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
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
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畧

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疎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丰骨一番出清新方似學語之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

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
開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
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復齋漫錄云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閒燕堂即
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

欽臣

已

聞壁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

觀

老愧紅妝翻曲妙

喜逢佳客放懷新

欽臣

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時再

問津觀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
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
家池上海棠洲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

宋 胡仔 撰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
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
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
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

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竟無宣室
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者蓋文勢事情自
須如此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
上烏亦佳對也

茗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
洪覺範有禁巒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
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
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

今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時君所出臣
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
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
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
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卓岩谷
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
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
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聞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

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巒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曰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比

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
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
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蒙以養正瑾瑜匿瑕
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媿恥也
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
客至從嗔不出迎言唯守道為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
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
閒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閒落雨滴餘花亦自香

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閒矣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遊天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茗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

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
語善于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
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
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
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
新矣

苕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
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

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

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
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
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因
讀外史檇杭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
蜀人凡有勢力貨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為詩
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
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箇字盡之可謂簡
而當矣

復齊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勾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

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
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恍然再見儲光義也苕溪
漁隱曰余閱樂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
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
再見儲光義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

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游葆真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為李益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
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
沈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
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
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
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

生應渴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晉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
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藉甚
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盃鈴閣晝閒思老病故教從事
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
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
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廢堂又云已向叢

霄侍玉宸竭來端為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
中第一人黃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緒加卿即其
事也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
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
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
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

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茗溪漁隱曰
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為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
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為雲逐畫
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
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
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
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茗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

立馬樓前待貴妃尚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
余舊觀蔡天啟集中有此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躰贈子蒼云滿朝以詩
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
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
為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
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
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年少

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茗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
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體
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
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
盡瘦地日攜鉏蓋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韻
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
魚上竹竿茗溪漁隱曰余蹭蹬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

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哦此一聯真余著題也以
陵陽集徧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班陸
沈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
有葡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
坐平生骨相寒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
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
子蒼為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迺

然與前不侔盖句中有眼也

苕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筓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
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
韻在清風兩腋為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苕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邱壑真吾事籌策廟
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
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

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
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踈影裏吹笛至天
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為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葆真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
將罷尚符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
波喜搔人小立待其定

苕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
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

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為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榮冠黿等集

四六談麈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政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察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
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肥牛
綠野深又見明老詩藁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
非故鄉苕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
雨暮生寒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